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趙興文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三

明 楊士竒等 撰

荒政

殷王成湯為天子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犠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宫室崇歟女謁

盛鄴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漢武帝即位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宣帝時丞相魏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

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奏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

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賙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謹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卹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

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内上施行其策

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廪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

聖朝養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魏文帝欲徙兾州士家十萬户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

遂奪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晉武帝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王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鎮南將軍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

恐徒文具所益盖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壊兖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畆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

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
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
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
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因華陰
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三十年勸太宗遷
都博士祭酒崔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
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
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

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

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餬口無以至來
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户
諸州就穀若來秋熟年顧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
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廪之來年遂大
熟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韓麒麟表陳時務曰古
先哲王經邦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畒以
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

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同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餧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弊雖虞帝一日萬幾周文日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餧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

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侈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廵行臺使歲一按撿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較

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十四年秋七月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於后土伏惟陛下

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脩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

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戹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

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内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寛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

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懲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若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荒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

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

孝文帝時祕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而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

司年豐糴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田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給科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三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

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

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唐太宗貞觀初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肝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

為災後關中大饑上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朕失德朕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之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廵檢出御府金寳贖之還其父母

高宗儀鳳二年夏四月江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縁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建言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畧

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由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太半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

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户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户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擧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之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輙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冀蘇息

代宗時關輔旱河東祖庸鹽鐵使裴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摧酤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

愳帝曰何邪贄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曰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溪谷奔流淹没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

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隂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僶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

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
言則頻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
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
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
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
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
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
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

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𥌒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若固宜降音優給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臣廵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恵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

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没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任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税如此則没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

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

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懇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

贄又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曰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己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

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絶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

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義遂閉糴以絶焉是歳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卹其人終於秦穆霸强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灾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

者多謂淮右洊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喪德政倘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斃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我無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凶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

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
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
上
贄又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曰京兆府先奏當管蟲
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
奏稱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
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
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

患救災在卹其所無只如螟蟚為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

勑處分未審可否

監察御史韓愈上論天旱人饑狀曰右臣伏以今年以

求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
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
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宏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
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
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
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
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寛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
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

實宜倍加優卹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税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徴未得者並且停徴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輙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録奏聞

憲宗時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曰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放租税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放數内已有納者縱未納

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而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乏之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却是今年伏望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旱損州縣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竭愚見以副聖心

僖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書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

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勑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宋太宗端拱二年冬京城旱左諫議知制誥王禹偁上疏云臣聞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禄饑則盡無禄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

宿麥未出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師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歳市之物内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塚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

氣

真宗時楊億上奏曰臣本州自去年已來秋稼薄熟時物雖至騰踴人户免於流離爰自今春雨水調適粟麥倍稔蠶績頗登餱糧漸充菜色稍減然以山越之俗陸種甚微所仰者水田所食者秔稻矧又地勢斗絶塗潦不停仍歲亢旱泉源罄竭儻旬浹不雨即溝瀆揚塵稻畦焦枯善苗立死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伏日夏至後絶少時雨烈日流爍炎風數興高仰之田殆至

枯槁早涇之地如沸如羮比戸嗷嗷大命近止臣遂率
軍州僚吏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及大川近郭之玄宫
梵刹廟貌之列祀典者罔不徧走湫潭之庇水族者
亦用致祠造龍於壇聿遵古法徙市於野克體前經而
雲漢昭回藴隆彌甚尋於前月十六日相次降雨不及寸
餘清塵有餘沃焦無益臣夙夜憂懔罔敢遑寧編列之
民殆於殞穫比至今月將半旱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
不禱精誠備盡靈貺蔑然臣忽記憶往年在院供職日

適值歲旱學士承旨宋白為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嘗薄遊關輔寓居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輩詣寺祈禱僧有善胡法者捕蜥蜴十數枚置一瓮中漬之以水蒙之以雜樹葉取童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灑且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雱沲汝令歸去如是者無晝夜嬰繞而言明日大雨遠近告足臣潛疏於牘背至是檢閱得焉即以十二日初旭與知麗水縣事殿中丞甄旦詣城北集福院

如其法請禱少頃臣與甄旦出自北門各遵歸路忽有微雲自東北起良久彌漫至午未閒暴雨及寸餘由是陰結未解至十三日大雨連晝夜約及三四尺溪谷漲滿溝塍流溢禾黍之槀然者芃芃而發秀草樹之瘁然者欣欣而向榮村民荷臺笠以謳耕夫奮襏襫而舞萬室之安堵如故百姓之邪心不生民之幸也陛下之賜也臣忝備守土獲遇有年慶抃之誠萬萬常品臣又念嗚呼之伎前哲不遺芻蕘之言上聖斯採所陳祈請之

術親獲感應之徵理近怪神事不經見頗爲猥鄙有黷高明蓋小道之可觀表事君之無隱昔東方朔有言曰謂之爲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宫即蜥蜴雄亦云執蝘蜓而嘲龜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高麗汎海忽陰曀舟人譁言龍見洎亟起視之見垂尾於雲閒正如蝘蜓之狀良久雨大作即知蜥蜴者亦龍之類也臣既獲嘉應敢不上言干冒宸嚴伏增戰越

翰林學士李廸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真宗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廸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廸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廸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

集賢院權管幹通進銀臺司田錫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等自二十六

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饑死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饑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斗斛價賑糶即未見别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饑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爕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孤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畧降德音下饑餓殺人處州府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廪虛而饋運邊備未足

即日無可給償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
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
將此事以理道畧面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辭以對視其
有無怍色有無憂色待三日而後或旬浹以來不上表
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為乎既非良相
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為心也若不别進用
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

求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畧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内地也此是陛下纉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聽睿鑒詳微臣之言陸贄云貪因循者終有大患今若因循不早為謀則慮大患至矣今臣所奏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以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以

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深嚴日有見聞不敢不奏

仁宗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并之家出粟數千石

即補吏是豈以官爵為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為之爾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乞詳定常平制度疏曰臣聞農者國之本不可不勸其業穀者民之命不可不為之儲蓋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欲及其時散滯取

羸宜究其術前志曰欲人務農人有所利粟有所歸謂官以法收之也今豪民富家乘時賤收拙業之人旋致罄竭及穡事不興小有水旱則稽貨不出須其翔踴以謀厚利農民貴糴纔充口腹往復受弊無復窮已雖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管子曰令有緩急物有輕重人君不治則蓄賈游市乘人不給百倍其利矣又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由此言之則平糴常平之制其

來久矣非始於漢宣之世也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饑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謂立制度在乎量州郡之遠邇計户口之衆寡取賤出貴差别其饑熟信賞必罰責課於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斂導之時禁其爭利六斛四㪷曰鍾萬室之邑萬鍾則令萬户郡常平倉可收六萬四千斛已上也俟本息增羸即加其元額歲有大中小饑亦有大中小熟常謹察以出入之節令欲立制度

而無賞罰則法不得行以其外計諸州縣官吏宜立功過之差以示必行每趨時收糴應急出糶無令所司壅遏則利可及人也歲豐則增市價而糴所增錢每斗不得過一十文饑則減市價而糶到數三分支一分與告首人糶畢則不禁至於蜀漢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嚴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盈虛限回易之歲時虞其損敗制立典之侵刻稽以嚴科則齊瘦可充饑饉有備也今則不然九穀散於穰歲而不能儲峙

兆民困於凶年而無以振業饒贍之道固若斯乎誡嚴敕州郡據本處有無見管常平倉錢斛今後漸令隨戸口趂額收糴轉運司等不得以運軍須為名奏乞假借其逐處合備貫石數目若有缺少令多方計度供給儻有全然少本無可圓融之處伏乞霈然下詔出府庫乳香犀象真珠之類相度隨處減價出賣添備倉本凡此珍異之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常時則曠日可以漸次出賣速賣則雖減價數倍人亦不可取也宜及平歲鬻

之以為豐國惠下之本上以章去奢崇儉之仁下以成敦本惠民之道俟州郡有本息增羨之處令外計遠近均融各足其額除邊遠之郡及山險之地糴貯不得過定額外沿路州府亦許就賤多糴仍先乞指揮有司將見行常平倉條貫并臣此劄子重別詳定具為條件務令精密經久為例并立定逐州軍合糴額數畫一開坐聞奏朝廷更為裁酌須行此法之設蓋以抑兼并惠貧弱苟行之必信守之必堅本息漸增則公私獲利矣比

夫義社之制別生賦斂官吏侵削急速假借害大利小創於隋時而唐戴冑者猶請復之頗得其利矧兼惠農末振塞利孔之術可忍其名而不務乎議者若云聖朝不當以出息為名此又不稽其實者也周公制民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又貸萬泉者入息五百亦取之以其道耳必也倉儲充羨國用富強雖有凶荒不至捐瘠則仁聖域民之道莫大於此也臣以狂瞽輒効涓埃冒瀆威顏伏深殞越

慶歷二年右正言歐陽修論乞賑救饑民劄子曰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陝西饑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毀折菜柘不少切慮向去絲蠶税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為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切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賑卹或蠲免税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徵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

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

修又論救賑雪後饑民劄子曰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饑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之人可知矣葢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絶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絶矣況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為利澤然農畆之

利逺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已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徧録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幷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䘏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税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䘏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饑凍之尸列於京邑則大雪之澤

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賜留意
修又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曰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
賜陜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
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
未聞朝廷有所存䘏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
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
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
人戶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

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剥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内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它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賜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

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

右正言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

兩熟準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令春以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倉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切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粳槩言之當令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别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羡所留常平本錢及斛㪷等

若以賑濟饑荒此固常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嘗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元降敕命施行

三年請又乞寬租賦防盜賊疏曰臣伏覩春夏以來旱勢至廣陛下憂勞勤恤躬行祈禱雖獲佳應而夏田先已損矣臣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蓄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雖堯水湯旱民無菜色者有備災之術也方今官多冗費民無私蓄一歲不登逃亡滿道蓋上下皆無儲積故也臣切謂當今備災之術最急者寬租賦防盜賊而已誠知國家邊甲未解經費日廣不宜更減民賦自窘財用其如農收有限當量民力而取之雖或差減尚有數分之入今若同取一旦不堪其求必致流亡之患則永失常賦矣今天府之民九重不遠其訴旱者尚或半得申明半遭抑退

況遠方之人其無告必矣陝闗已西尤須撫之伏望朝
廷特降詔命應遭旱州軍委清強官體量實旱損夏苗
去處特與量減夏稅分數不得容有僥倖此乃惠民之
實效也若待有逃亡然後賑救將無及矣臣又聞衣食
不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不為盜賊若水旱之後盜
賊滋長勢之常也近聞解州鄧州羣賊入城刼掠人戶
此乃都監押廵檢不得其人之所致也似此階漸不宜
滋蔓伏乞朝廷申明捕捉之科嚴賞罰之典其不獲強

盜賊人不得將竊盜比折特行勒停替降之法庶幾戮力同心以折盜賊之勢

慶歷中陜西經畧安撫使范仲淹奏乞差官陜西祈雨䟽曰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廟有老醫官一員監當其廟廷闊遠舍屋甚多只有剩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洒掃不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旱永興同華陜虢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㪷一百五十文足兼鄉

村無可收羅人心嗷嗷賊盜不少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并於陜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委轉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洒掃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致廢墜
皇祐四年集賢殿修撰知梓州何郯上奏曰臣伏聞近日累差內臣往諸路監督州郡官吏捕蝗緣內臣是出入宮掖親信之人以事勢量之州縣必過有迎奉往來行李亦須要人州郡猶有兵士給使至於縣邑即須差

貧下人户蟲蝗未能除去人民被此勞役已先起一害矣如去歲遣内臣入蜀祈雨所至差百姓五七十人擔擎行李蓋外方不知朝廷恤民本意苟見貴近之臣即嚮風承迎不顧勞擾非必使人自要如此也况捕蝗除害本繫民事乃郡縣守宰之職合捨守宰不任而朝廷為之遣人監捕即是容官司之慢而不責其職業也伏乞特降敕命應有蝗蟲生長處專責知州通判督促屬縣官吏速行打捕委本路轉運司嚴切提舉部内州郡

侯屏除盡日具實以聞如經奏報後却致滋長為害其知州通判知縣主簿並行停殿轉運使黜降差遣如此嚴行督責官司必自能究心除害聖意如何卽乞速降指揮其見在逐處内臣仍乞抽回

五年右司諫賈黯乞立民社義倉疏曰臣伏以天下無事年穀豐熟則人民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以賑之則糴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穀則遠近交困朝

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已過半矣夫水旱之灾雖堯湯所不能免今不思所以備灾之術而歲幸年穀之熟則是求出於堯湯之所不可必者也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灾而上實無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灾此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邪疏既上上下其説司農寺且命李充與顥合議

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稅賦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黜復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閒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

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刦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饑發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

木恐為煩擾則令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仁宗時秘閣校理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遂詔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

監察御史包拯請救濟江淮饑民疏曰臣聞天以五星為府人以九穀為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亂於其下是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脩省以謝於下年穀不登則振貸已責而恤其困蓋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飢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寧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

朝廷昨遣使命安撫振償以救其弊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糴以充其數由是民間所出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率無可糴父子皇皇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洫少壯者聚為盜賊不幸姦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卒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緣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江浙六路災傷州縣凡是配糴及

諸般科率一切止絶如敢故犯並坐違制庶幾少釋疲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敷元額即倹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畫捄濟饑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不用心捄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即乞一例重行降黜

拯又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䟽曰臣訪聞江浙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灾傷即日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捄濟必致流亡強壯者起爲盜賊老弱者

轉死溝洫因此生事為患不細緣逐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別無大段斛斗准備切知王琪見起義倉所在現管米數稍多州縣未必敢專輙支用若一取候朝廷指揮往復數月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指揮逐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元係灾傷州縣如委實人户闕食即令晝時將義倉米速行賑給以濟貧民如允臣所奏即乞早賜指揮

拯權三司使請免江淮兩淛折變疏曰臣切見淮南江

浙荆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皆薄熟去秋亢旱尤甚可
熟三二分當年夏稅見錢一例科折内第一等折納小
綾每疋一貫六百六十文省官絁每疋二貫八百五十
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户並折納小麥每斗三十四
文省續據發運司准中書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慶歷三
年上供額斛六百萬石内將小麥一百萬石大豆十五
萬石折納見錢發運司遂相度小麥每斗并耗添估九
十四文省大豆每斗并耗八十八文省比逐處見糴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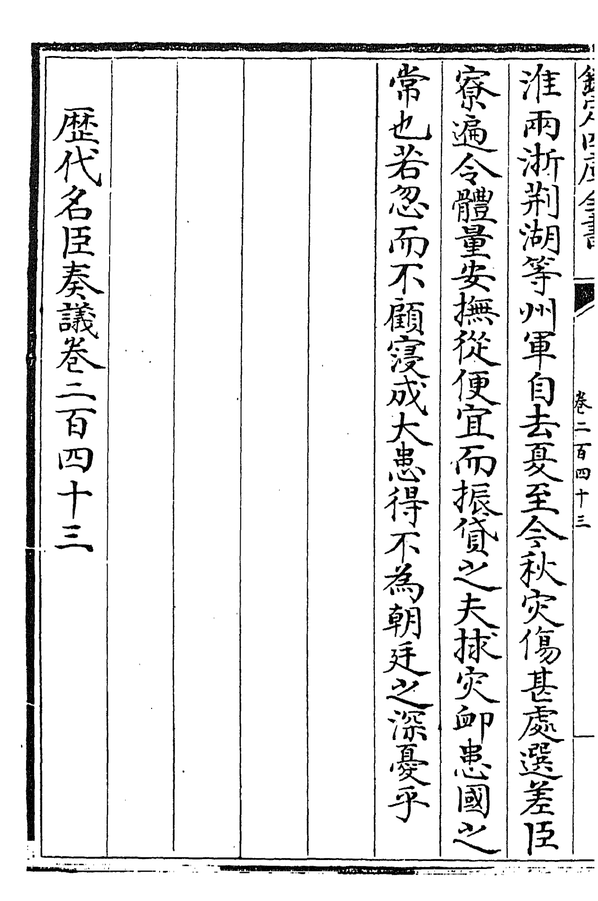
例兩倍已上應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尋
又准五月九日中書劄子據發運司奏切慮豆麥價高
人户難得見錢奉聖旨宜令本司疾速指揮逐路州軍
據合折夏税豆麥令人户如願納見錢者即仰逐處依
起納日在市價例錢數送納如只願納本色斛斗亦聽
從便雖有前件聖旨指揮本處官吏並不遵禀但一面
抑令人户納元估價錢不許納本色斛斗以致豆麥益
賤錢貨難得下等人户尤更不易發運司但務歳計充

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爲國斂怨莫甚於此且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繫而横賦暴取不知紀極若因此流亡相應而起塗炭郡邑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況已萌之兆不可不深慮耳兼自淮以南又兩浙荆湖從去秋至今春並未得雨二麥不秀耕種失時民心嗷嗷日懷憂懼欲望聖慈特降詔勅委逐路轉運提刑不住廵歷體量應是諸雜科率榷且停罷若向去蠶麥稍熟今年夏税諸色錢等除第一第二等戶

各令依舊折納外其第三等已下并客戶特與免諸般支移折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拯為三司戶部副使請差災傷路分安撫疏曰臣切聞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粒食踴貴淮南西路蘄黄等州尤甚去秋霖雨隕霜損害苗稼今夏大水飄流居人廬又官中配糴民間之蓄盡輸入官官糴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米價斗二百文縱江淮稔時米雖賤而民有饑者況遇凶年亦何卒歲為

其無備故也今則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衆故賊盗充斥聚集成羣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剽虜官司不能禁自光夀以南距江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遞相蒙蔽不以上聞使朝廷無繇知之況今秋苗稼既槁則望在來夏而凋殘之民朝不謀夕豈能及來夏乎且天之降咎必在於凶年者葢年凶則民饑饑則盜起盜起則姦雄出姦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伏望聖慈申明執政大臣應江



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夏至今秋災傷甚處選差臣寮遍令體量安撫從便宜而振貸之夫救災卹患國之常也若忽而不顧寖成大患得不為朝廷之深憂乎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荒政

宋仁宗時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荒政劄子曰

臣竊惟淮南兩浙今歳水災民多乏食往往羣輩相聚

操執兵仗販鬻私鹽以救朝夕至有與官軍拒鬭相殺

傷者若浸淫不止將成大盜朝廷不可不深以為憂蓋

由所司榷之太急故抵冒為姦臣聞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民近者朝廷畧以施行惟舍禁除盜賊二者似未留意今赤子凍餒瀕於溝壑奈何尚與之爭錙銖之利豈為民父母之意哉臣謂陛下宜戒諭職司使明體朝意稍弛鹽禁而嚴督盜賊緩課利不充之罰急羣行剽劫之誅廢告捕私鹽之賞旌討擒強暴之功棄聚斂之小得保安全之大福除惡於纖介弭亂於未形最策之得者也

張方平上倉廪論曰臣聞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畜通三十年而有九年之積豐年補敗雖累凶年民弗之病然後德化流洽禮樂興焉此三代之盛平土分民富庶而教之本也周衰經界失叙生業不平則有權謀之臣通變之士調盈虛之數修輕重之術以制國用均民財若夷吾之准平李悝之平糴漢桑弘羊之均輸耿壽昌之常平下至隋氏義租唐人社倉之制是皆便物利民濟時合道安人之仁政為

國之善經也孟子曰犬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野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剌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是知蓄委者國之大本斂發者政之大平饑穰者天之常行備預者人之所及者也故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而人君御之以準然後民有所恃也國家之承平六十年矣漕引東南之粟以輸太倉卷地無餘常若不逮而僅充兵食邊塞之積鮮及兼年強家之藏舊不接新貧人之

餉朝不繼暮不幸而有凶旱水溢之災民立賣鬻國無以振救老弱轉死相枕溝壑方駭而圖之強發私廪千里轉餽重為勞費官民皆擾不亦謀之末乎比者赦書有諭州縣使立義倉之言徒有空文而無畫一之制于茲三年天下皆無立者凡今之俗苟且因循嚴令堅約猶復違慢為民興利豈易其人有位者無心有心者無位在上可行者務暇逸而從苟且在下樂行者或牽束而不得專以故民閒利不克時興害不得時去積成弊

蠹以及喪敗又凡事體興立實艱隳壞孔易或謀以為利而轉以為害彼義祖社倉者齊隋唐氏既嘗為之矣始為百姓儲備之道終為僻君淫侈之費是於籍外更生一調也誠國家規前代之善策為齊人之大計明立條式權其斂出令天下之縣各於逐鄉築為囷廪於中戶已上為之等級課入穀麥其輸入之數視歳薄厚為之三品縣掌其籍鄉吏守之遇歳之饑發以振給小饑則約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約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約大

熟之所斂專自縣鄉檢校之無使州郡計司侵取雜用焉此則收自優戶穰歲之有餘散於貧人凶年之不足不使兼并賈人挾輕資蘊重積覔其利以豪奪於吾人此其協於大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符於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賙之法契詩人京坻之頌應時令振乏之理使民足而知順讓益歸於本業誠為國之大事也

謹論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論民力困敝劄子曰臣竊聞陛

下每遇水旱或時變災必露立向天痛自刻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堯舜用心亦不過是然願陛下稍推廣之推廣之術在於使官吏稱職民力優裕而已今民力困甚而朝廷取之不已是官吏不稱職使陛下憂勤於上而人民愁苦於下也伏見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自用不得足則怨嗟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變災所以作也願陛下推前憂勤之心

明詔中書樞密大臣使考求祖宗朝及天聖中兵數與官吏之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為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國用有常則民力有餘陛下雖高拱深居無所事而天地之和至矣又何憂水旱災變之患而躬自刻責如此其勞乎臣居嘗念此至熟今蒙陛下選任不敢不自竭盡然亦不敢遠引前古難行之事所陳惟祖宗時及天聖中陛下躬親之政伏惟留神采擇

鎮又奏流民乞立經制狀曰臣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

為放税免役及以常平倉軍儲倉拯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寛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一小歉故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它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爾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

鄭等蝗蝻復生蝗蝻之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爲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初履畆冬蝝生說者以爲縁履畆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陜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髙爵重禄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

此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勑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人言太平者止於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何如耳

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衆皆扶老攜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

河溢田廬蕩盡竊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為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眼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醫療病必先審其病病源不除强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强者流轉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

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隂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為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災不足憂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安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為陛下謀者不過煮粥糶米名為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反寒率多常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

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敵知永興軍又奏曰臣奉勑知永興兼一路安撫使竊

聞關中今歲頗旱百姓艱食已有流移入汝鄧諸州者

若不多方賑恤恐成凋瘵欲乞契會諸州倉廩量留三

年軍儲外貸與貧下百姓令逐縣結保等第支借候歲

熟日准數還官一則接濟困乏免令逃散二則以新換

陳不乏軍儲三則流布恩惠固結民心又聞同華諸州

向來雖旱近稍得雨所種宿麥皆已在地但比至麥熟

日月尚遠恐百姓闕乏不能待之所以急須賑濟救其性命伏乞斷自聖衷行之不疑其已流散入汝鄧諸州者亦乞下所屬州縣特加存卹或簡别護送令各還鄉里則貧下無失業之恨緣臣赴任在近若蒙開允乞降指揮付臣施行

宋祁上奏曰竊聞山東關中京西河北去冬無雪宿麥稀種居者愁困去者流離緜春跨夏搏手無望朝廷雖切勑長吏漕運糴粟然而財用久屈倉廩半空僅能濟

軍何暇及物今州縣惟中户以上尚且懐土以待有秋
而縣役百端科率千計必不可損須出於人以臣料之
私蓄有涯官用無際歳既未足民胡得安陛下若不曠
然垂恩有以大慰其意則蚩蚩之衆饑弱者就死強悍
者為盜盜賊既廣討捕必嚴兵盜相拏邦國深患臣愚
以為方今艱食之際其災傷州縣且詔豫減今年秋夏
二税安集居民無令力農更失生業推主上之恵慰黎
人之心羣心苟和不逞自息權救時急深適事宜

祁又上奏曰去年江淮二浙稻收七八而淮南饑疫之後戶口寖衰縣無完村村無全戶纔足自贍罔能及它惟有江浙二方天下仰給臣以為京師禁旅近數十萬三年之蓄不可不備去年國家垂憫南土遘兹洊饑減漕粟之常科軫斯人之艱食上恩雖美邦計未充且足食足兵乃可治國我倉我庾所以為人夫江淮漕運之司輸米上供已有定數若更多取則官司不供故臣願陛下明下詔書募民能入米京師者倍價而糴三分其

價一分給錢二分則以方榷茶準其直而與之商旅利於化居吏卒緩於程督如此則倉廩實京師盛郡國安矣如允所請乞付外詳議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又言蓄積劄子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少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為憂及年穀

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廪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為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為家貲之數欲為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單等州霖雨為災稼穡之田悉為洪荒百姓羸弱者流轉它方餓死溝壑強壯者起為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尚猶不足何以賑民欲括取於

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鄉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

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少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所以取有餘而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税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糶則遣人編攔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刼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塞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

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據籍置歷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為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糴價平即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即委三司於它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

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閑錢可以趂時收糴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糴一碩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它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為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意

二年光又言錢糧劄子曰臣近蒙恩給假至陜州焚黄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例皆闕絶其官吏軍人料錢

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國今倉竭如此而朝廷曽不以為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邉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鄉時官吏之罪也何則鄉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為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

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為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灾傷則何以異於陳許潁亳之民也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為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寮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踈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

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之公私皆困何故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為之施行仍記録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材幹出羣者以為轉運使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令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即令勘會如别無奸巧欺謾及非理賦斂而致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

褒賞累經褒賞者即别加進用若减耗稍多即令詰問如别無大故災傷及添屯軍馬而致减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即永從黜廢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蝻之灾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

英宗時起居注韓維論救濟饑民劄子曰臣竊聞今春畿甸及京西州郡百姓饑死者甚衆訪聞蓋是州縣官不早為體察存養致百姓流去本土轉更失所所至州

縣既無儲蓄之備比至勸誘人戶及奏聞朝廷得物救濟流民已是饑困又處置散給飯粥或失所宜便致枉害人命近聞河北京東兩浙諸郡被水災者不少若止因循舊體必定百姓復罹此禍伏望聖慈特降詔書丁寧戒勅諸路轉運提刑及州縣官吏上下公共詢問饑困之人早為振贍毋令流散不幸轉徙者轉運提刑爲差官引導令就州軍多方救養仍具施行次第聞奏朝廷至時遣使察視其當職官吏有善設術畧使居者不

至於流徙流者不至於殍亡仍議以戸口人數量立賞格不如詔者議罰亦准之所冀勸督官吏宣力為民拯其艱危以副陛下好生之意

維又乞親諭使人救濟饑民狀曰臣竊聞去年開封府界并陳蔡許頴等州例各不熟入春以來民困尤甚朝廷雖發倉廪轉米穀以加振贍而死者不可勝數其甚者至於遺棄幼稺號哭道路骨肉之間自相噉食殭尸暴骸所在狼籍聞之可為傷痛臣日夜思念蓋振救之

道有所未盡以及於此州縣米穀之不積一也官吏無恤民之心二也飼養失處置之宜三也朝廷雖發倉廩而陛下未嘗親諭惻怛之意遣使臨視四也羣議籍籍竊怪陛下勤政愛民日昃不倦至於細務莫不曲加處分而於此事未聞德音有所矜卹意者陛下未知其詳歟臣聞羣議且久毎欲上聞以越職為懼而止今前去二麥尚有數月而死者日廣臣誠不忍陛下赤子遭遇仁聖之君不得蒙被其澤而無告以死臣雖越職得罪

猶不敢避也伏望聖慈特詔執政擇愛民幹事之吏十數輩召見便坐喻以憂勞愍傷之意令分使州縣察視流民先具見存及死亡之數與即令救濟之狀以聞然後與轉運提刑知州通判等同共疾速商量如何處置救養可以全活民命比至麥熟合用米糧幾何如何營救不至絶乏不幸死者所在官為掩瘞毋得暴露凡此諸事皆許入馬鋪馳奏陛下與二府大臣朝夕圖議苟國家之力可及之者無不為也如此則庶幾斯民漸有

生路不然三四十萬之衆至四五月之間皆塡溝壑矣

臣聞天之所以祐命人君者將以牧民也君之所以享

尊極者以有民為之下也民之所以欣戴其上者以能

保安已也陛下即位之初宜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而副

天之所以祐命者無急於此也臣願陛下力行之干冒

天威臣無任涕泗激切之至

知河陽縣陳襄乞拋降和糴小麥價錢狀曰臣伏為本

縣民田瘠薄屢經災旱今年夏秋闕雨五穀不收雖已

依條檢覆減放税租然中産之民已闕歲計待糴而食十有八九例以小麥青苗生舉錢物一㪷之直只得二十餘文兼幷之家已獲倍利尚被艱難舉貸不得深慮來年起發春夫之際穀價騰湧貧窘之民轉見不易臣竊見本州每歲拋降和糴小麥萬數多是過時收糴每一㪷官支價錢不下九十文以上至一百二十文比之民間麥熟之時所直市價常多三四十文且以一州言之每歲所糴小麥一萬餘石即大支價錢三千餘貫若

京西一路枉費官錢亦為不少率無拯救之利秖益商販之民臣今擘畫欲乞轉運司先於隔年抛降和糴小麥價錢數目下本州縣依諸路放買紬絹條例於來年正月半已前預支與五等人户每小麥一𣃁依麥熟時民間價例放六十文仍令十户結為一保各以上等人户充作保頭連名具狀逓相保委請領官錢至時只令户長依夏稅期限催納如此則不惟拯濟貧匱之民兼亦省得和糴官錢不少臣所起請委是官民兩利别無

妨礙如允臣所奏乞下本路州軍合係和糴斛㪷去處一例施行謹具狀奏聞

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乞訪四方雨水疏曰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為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為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為

秋成可望息於憂民凡內外臣寮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即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

光又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饑民疏曰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切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為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僅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鄉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

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來苗既傷於旱蝗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不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為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壠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

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為茍計是以稍遇水旱蝗螟則饑饉已絶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縁為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為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大意謂它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

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為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㪷合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㪷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

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歴聽其舉貸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曽上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切聞其它災傷之處流民亦為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

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顗上奏曰臣聞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國無九年之儲不謂之有備家無三年之蓄必謂之不給有國有家者未始不先於儲蓄也故管子曰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此之謂矣臣竊見諸處農民雖力田疇不務蓄積一有水旱遂至狼狽深可惻憫臣謹按隋文帝開皇中曾令天下之人節儉輸粟名為社倉行於當時民無饑饉此實濟衆之良策也以臣愚欲乞於天

下州縣逐鄉村各命依舊置社倉當豐年秋成之時只於上三等有田人户量出斛㪷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三石第二等不過二石第三等不過一石或以鄉或以村為額仍令衆人選擇有物力一户充社倉甲頭一年一替以所聚斛㪷藏置其家即具衆户實數申報所屬官司判押為據或有損失亦仰甲頭陪填責免侵欺之弊若遇荒歉即盡數俵借於下等貧民聽將來歲稔日官為索還依前入社倉收貯候聚及三年或無水旱即

具存留所貴常有三年之備可免水旱一方之民且穀有貴賤歲有凶豐所斂至輕所濟至博歲月稍久蓄積亦多縱值水旱之災免致流亡之患伏乞指揮下諸路轉運詳酌施行

二年判汝州富弼論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給田土劄子曰臣昨在汝州切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

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口數給與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内只有給田一項違著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及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

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原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薫門共六程臣見沿路流民大小車乗及驢馬馳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絶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當及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户四千餘口其逐州逐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凡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户三二千口都約及八

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
＊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纍
纍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
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
邢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
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
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
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徧問

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它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
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壞家産只為災傷物貴存濟
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趂斛㪷賤處逃命又問
得其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後
彼中無災傷斛㪷稍賤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
請射或買置田土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
備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
斛㪷賤處便去臣切聞有人聞朝廷頃令發遣却歸本

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曾親見親問但只聞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兩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兩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兩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五七十人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鄉村相近隣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搭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上等人戶也今既是貧窘之家決意離去

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頃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
臣亦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
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
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歸得除是將
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
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量之人簿尉幕
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
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

用心自作函券申不實者萬不併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剩占無税地土差有心力徇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往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之之類更令中書撿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趂此日月尚淺未有大叚死損之人可救卹得及

七年監京師安上門鄭俠進流民圖狀曰臣伏覩去年

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致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為福也當今之勢猶可救願陛

下開倉廪賑貧乏諸有司歛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隂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廪終以富衍強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剝割生民侵

肌及骨使大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畆不忘其君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

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稷湯文在上便有伊吕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倡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悳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禄名器駕馭天下忠良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

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恴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善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

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閽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假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

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
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
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
之刑
是時俠監京師安上門以疏及圖詣閤門投進不
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為密急事
疏入上覽畢反復觀圖長噓者數四初韓維對延
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

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
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
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知人
情至是維又言近日畿内諸縣督率青苗者甚急
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
重罹屯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
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鋭至於蠲除租税寛格逋
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

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之猶愈於過而殺人也上感
悟即令維草詔二十八日詔出人情大悅三日大
雨自俠上疏至雨纔及浹辰四月初七日早朝羣
臣既賀雨上出俠所進圖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
等每言法度脩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
代無以過今以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是日
有旨放俠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因遷定力寺求出
其黨不樂爭言於上或以為心狂以為非毀良法

或以為擅發馬遞驚御乞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
直請以俠付臺推劾遂有旨下開封取勘
熈寧中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乞省末事憂饑民劄子曰
臣伏見累月以來氣令舛逆寒暄不常暴風數興雨不
得下傳聞諸道州軍頗多旱暵螟蝗滋生寖難撲滅百
姓艱食至有啖木皮者流離轉徙未有自生之路言之
可為流涕陛下嗣位之初羣下翕然稱頌聖明人情既
悅天道隨應日光清潤嘉澤屢降今者天道人情頗與

始初不類意者竊恐陛下言思視聽之間有所未當惟
陛下端靜誠一思惟天戒專以百姓困窮為念君臣協
心講圖惠政以救此急至於繁文浮議無益天下者且
可一切罷置上以申陛下恭默思道之志下以撫安元
元仰答天意

元豐元年河北路轉運使吳大忠上奏曰臣伏見朝廷
比修常平之法將以抑兼并振乏絶可使民富而無離
散失所之憂然行之累年雖蒙貸助之惠猶粒米狼戾

而無歲月之儲一有凶災散亡道路臣嘗究其然矣時平日久文法濶疎小民不知謹身節用之道以惰為樂以侈相驕膳飲必精有一人而兼數人之食服御必華有一日而用數日之費況飲酒般樂游蕩無度畧無法禁安得不貧臣聞古者大夫無故不殺犬豕七十者始食雞豚狗彘之肉今則庶人日以宰羊豕為食不緣賓祭不為養老安得芻豢而共之古者庶人五十可以衣帛黼黻綉繪以章有德今則朱紫之飾不問府史美

錦文綺逮于臧獲安得女工而共之至於宫室輿馬器皿之奉率皆稱是而又釋老之徒齋薦塔廟神祠巫祝鼓舞祈賽所費益以不貲故田野之民不安其業滅裂鹵莽從事於農所獲既以不足則不免貸於私家私貸不足又以貸於公府常平之息誠薄民貸於公者誠願然一入其手侈費者十有六七若博奕飲酒又不止此此殆法禁有所未具也臣愚伏願陛下深詔有司申明法令畧立制度禁侈費以為用財之法民閒無職者皆

書于籍任之以九職之事不能任則轉移執事又不能則給以常餼以共公上之役如是則游手有歸財不妄費富足之道足以馴致助成良法其防禁條目已具別奏伏望詔下有司詳擇立法推行天下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天地萬物之數皆麗於五行故旱荒凶札饑饉疾疫雖盛世或有焉而人君者仰有以相之俯有以安之故民雖不幸猶亦不至於捐瘠也古者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厄

門闗之委積以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夫能食之已足矣又各有所積焉盖如此所以為仁政之周也今雖有常平廣惠之制而所有不能供歳月之不足平時未嘗為計至於已迫而後為之其計不過強富人出粟而已富人之粟未集而饑饉之氣已聚而為疾疫怨呼疾痛之聲已復感而為旱氣矣人皆曰堯有水湯有旱此不足為陛下憂也為此言者非忠臣也堯湯蓄積先具故水旱雖久而民不散今一方不稔而民之骨肉

至於相殘而強者白晝殺人於市以食令曰此無害此所謂罪歲也以臣所聞比年東南疫病浙東西旱荒為甚蘇州又其甚者也陛下以張謂安撫以陳愷賑濟以沈紳知州謂乖謬取笑於人多矣愷以違法不廉聞紳以疲軟罷以一事推之則知陛下雖有不忍人之心安能及民也夫人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今天下之民戴陛下如天愛陛下如親及不得則亦望於陛下而已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

殺傷愁怨有以感之也今江淮雖薄稔然久饑已困之民種藝不及者衆瀕江之田又若水潦米價益貴矣秋不雨冬少雪以此料之春夏之交將復有饑疫之憂願陛下申飭有司使早為之計也今官賣户絶田產所得者至薄而所失者甚厚以數百石之田而所得不過千緡冀再歲之收則已足以當千緡矣此非有難見也臣欲乞罷賣官田盡收以待賑濟以户絶田產振民之老孤凶札亦理之所宜也隋唐之制雖不足語如義倉法

非可廢也臣願取廣惠米散畜於里社而民助之其所斂以户之上中下與歲之豐耗為差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賑之取於彼散於彼於我無與也民亦無辭矣氾之於已迫而後圖之者其利豈止於倍蓰哉惟陛下裁幸

貼黄臣訪聞江南逐處科富民出粟有至千餘石民間有不能應副及至送納亦不及時矣

臣觀民家治生雖有闕乏亦不肯出賣物產蓋田



利久長非止歲月之計今官中出賣實為失策義倉法本於民社立之頗如周官鄉里門閭之制民有饑餓在處即獲口食不至流徙今立於民社切恐費人守護如祇於逐處僧寺及驛舍置倉則於事省徑亦不至勞於民矣

鄭獬論河北流民劄子曰臣切見河北之民自去秋以來相攜老幼皆徙於南方纍纍道途迄今不絕不知幾萬户茲非細事也臣詢得其繇或云以歲饑無食或云

地震不得寧居或云河決失耕業或云以避塞河之役臣參考以計之若以歲饑則百十年來豐凶常事何昔之凶年猶得安居而今遽為去計乎若以地震則震有時而必止雖暫有不寧猶宜未至棄本土而去若以河決則恩冀德博羅害者宜遷而鎮定邢趙非河所界則又何為而輙去若以河役則朝廷已有詔罷而還者至今不已由是言之蓋其原起於唐州之閑曠土而成於河北之譌言何者唐州官吏冒賞貪功遣牙校齎牓於三

邊招誘户民十有餘年於是三邊始有遷民及去秋地震其父老皆言真廟時地震遂有澶淵之役今地復震北敵又將擾邊矣如何不為引避加以歲凶河決於是相牽連而大去之夫民故愚而無知一人摇之百人酬之一鄉之閒但見南徙者衆故相隨而亦遷即詢究其所以遷之理則不出前之所言是彼亦未能熟較利害但云南方穀賤有曠土可為生耳若然者豈得縱其流亡而不為禁止乎河朔去歲雖被災而諸郡亦有秋穫

處民間未至横衢路而餓死易嬰兒以食借使令之有寒餓不能自活者雖縱而之南無害也至於中戸以上乃連車牛負囊篋驅僕躍馬其資足以為養者又何為而不禁止端使流離而南徙乎屬者朝廷雖屢敕本道安集而至令去者如故此盖刺史縣令有不能者無方畧以安之耳朝廷誠能深責刺史縣令俾之從便宜務令安集勿令中戸以上隨衆而遷刺史縣令有不能者則亟令監司舉劾别選有能者代之刺史縣令知懼則

庶乎有為可以禁止矣或云遷者不可止止則餓死或急而為盜為患浸深臣以為寒餓者聽之去可以自資者留之今河北亦有常平粟未曾賑發宜舉以貸民今冬宿麥得雪向去收成則民復安堵矣兼聞河北便糴官價殊高豪民亦有藏粟邀價者及官配糴甚急而粟價愈貴若便糴配糴宜一切罷之如又貸以常平粟則民間得賤粟可以自存矣或者又謂河北之民久離兵戰生息既繁遂不能相養譬之舊為家十口有田二頃

今田不加多而增口為二十還值凶年故析其食口就粟南方適得其宜矣此又非通論二十口之息豈能一日而具何前日猶能相養而今日遂不能乎夫民者重遷而輕為流民乎以此又知刺史縣令不為朝廷養民也北方之人乍入南地不習水土向春必生癘疾伏願陛下嚴立科罪下提刑轉運司責在刺史縣令隨宜處畫必令存留無得縱令流移庶幾河朔不為墟矣幸冀陛

下留神特賜裁察

獬又請駕出祈雨劄子曰臣竊以首冬已來久愆雨澤旱氣相薄屢發火災兼此春温恐生癘氣雖陛下焦心引咎夙夜祗懼天地四方靡神不禱霈發德音解釋縲囚肸蠁無應未見嘉澤下民狼顧實亦不寧臣欲望陛下暫飭鑾駕近幸神祠躬自虔祈以表誠至必有美證期於旦夕況陛下宅憂踰年不出禁闥京都士民想望天表俾之一聞清蹕瞻見威顏民心感悅天意自解甘

霈之來或可符應臣不勝拳拳

右司諫蘇轍論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曰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宿麥枯瘁灾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饑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為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税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産父子流離衣食不

繼求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
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
加以罰錢至於籍沒家產杻械生蟣虱而不得脫者臣
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
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
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
棄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
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

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疾病每歲輒弛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絶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柰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賜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録奏聞

轍又乞賑救淮南饑民狀曰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

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别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悦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户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録奏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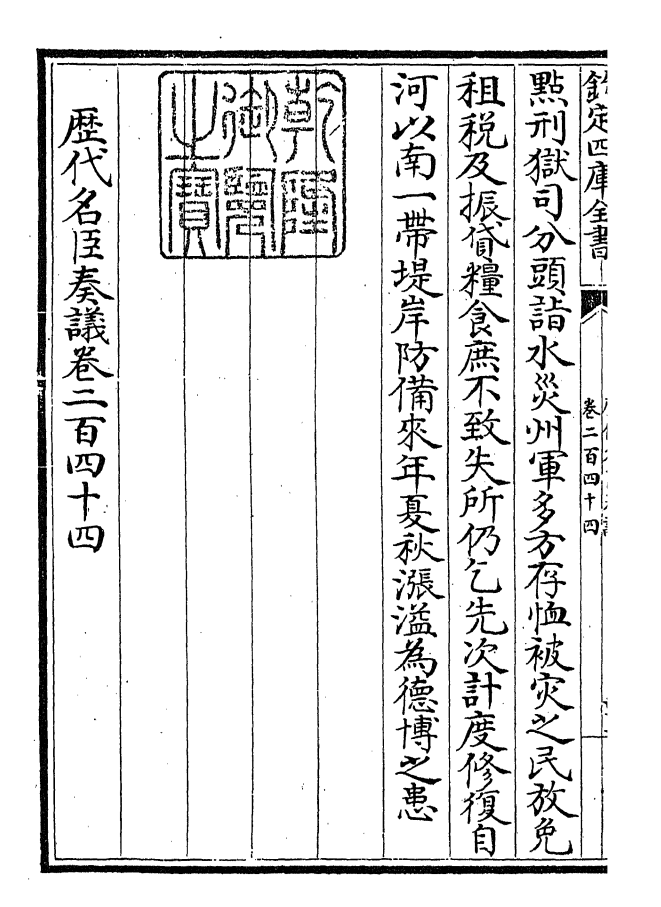
轍又言淮南水潦狀曰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饑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絶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

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絶合如何擘劃施行立
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録
奏聞
淮南轉運使蘇頌奏乞糴官米濟民疏曰臣竊聞日近
甚有近北災傷人民流移往隣路州軍逐熟尋有朝旨
下諸路令州縣常切存恤恭惟聖恩溥施靡所不逮然
恐州縣拘文不能上副仁憫之意何則其流民所之惟
是歲豐物賤便爲安居之地今並淮諸郡雖稍登稔若

食口既多必是物價騰踴萬一將來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歸業之期坐食貴糓便見失所彼時須煩縣官賑救為惠差遲則其敝益甚矣臣以謂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價欲物價之平則莫若官為糶給使之常食賤價之物則不覺轉移流徙之為患也臣欲望特降朝旨應有流民所聚州縣權將上供或軍糧米斛比見今在市實直量減分數估定價例將來更不得添長專差強幹官一員置場出糶直候流民歸業日即罷其約束

事件並依昨來在京糶場施行收到價錢却委轉運司和糴斛斗充數如此譬畫比之出粟賑濟所費寡而所惠博惟朝廷垂意幸甚

知諫院陳襄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灾之民劄子曰臣訪聞黄河近因許家港决潰東流經歷大名恩永静滄德博數州軍之地水勢瀰漫五百餘里居民田廬縣鎮淹没蕩盡自滄而北灾害尤甚死者不知其數而存者已無生業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使副及提



黜刑獄司分頭詣水災州軍多方存恤被灾之民放免租稅及振貸糧食庶不致失所仍乞先次計度修復自河以南一帶堤岸防備來年夏秋漲溢為德博之患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四